

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荣获国际模式识别最高奖

他是茶陵人,也是中国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

中国科学院8月24日发布消息说,第26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当地时间8月22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国际模式识别协会主席在开幕式上宣布,决定将今年的国际模式识别领域最高奖——傅京孙奖,颁授给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智能感知与计算中心主任谭铁牛研究员,以表彰他在模式识别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这是国际模式识别领域最高奖自1988年设立以来,首次颁授给北美和欧洲地区以外的学者。

傅京孙奖由国际模式识别协会设立,以国际模式识别学科的开拓者、已故美籍华人科学家傅京孙教授的名字命名,每两年评审一次。经同行提名、专设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并经协会理事会批准产生获奖人,每次奖励一人,旨在表彰学术成就卓著、为国际模式识别学科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健在学者,是一项终身成就奖。

模式识别旨在研究和实现人类的感知、识别和判断能力,是人工智能的基本研究内容。谭铁牛长期从事模式识别和人工

智能相关领域的研究,是虹膜识别、步态识别等模式识别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成果已被广泛应用于一些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

谭铁牛是茶陵人,除了中科院院士,他还是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和中科院副院长,是中国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

(据中新网)



终于等来这朵雨做的云

36枚火箭弹升空,全市101个站点昨日迎来降雨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通讯员/匡舒也

36枚火箭弹升空,株洲终于等到了那朵雨做的云。8月24日,在台风“马鞍”和南下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市在醴陵、攸县、茶陵7个作业点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截至24日18时,全市101个站点有了降雨,其中达到中雨级别的站点有16个、大雨级别的站点6个、暴雨级别的站点1个,最大降雨出现在茶陵界首镇,降雨量达62.2毫米。

久逢甘霖,这朵云等来不易。

三天的蹲守只为“打”下一场雨

24日下午2点,备受干旱困扰的茶陵,降雨了。在茶陵县万樟园林人工增雨作业点,陈国平穿着一身迷彩服,脸上难掩喜悦。面对连续的高温干旱,作为茶陵县气象局副局长、人工增雨的现场负责人,陈国平对雨水的渴望要比任何人都强烈。此前,茶陵达到了中度气象干旱,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重度级别。

一辆皮卡车,车上装着人工增雨的炮架,这是陈国平所率人工增雨作业队伍的装备。从8月22日开始,陈国平和他的“追云小分队”开车拉着增雨火箭弹,在茶陵县3个人工增雨作业点穿梭。

为了能够“打”下一场雨,昨天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三天蹲点守候了。吃完午饭,擦了把脸上的汗,陈国平就开始和同事们调整炮架的角度,做准备工作。

陈国平说,人工增雨的设备主要包括炮架、控制器、控制箱和火箭弹。而炮架就在皮卡车上,一次可以装4枚火箭弹。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再加上冷空气带来的云,云会从东南往西北方向飘动,所以我们的炮架要对着东南方向。”陈国平调试设备时,汗一滴一滴从脸上流下来。他说,人工增雨作业用的是火箭弹,弹里装的都是碘化银。火箭弹从地面发射,在空中爆炸,把碘化银燃成烟剂撒在空中。在碘化银的作用下,云层中的小水滴被催化凝结成冰晶,大约几分钟后,冰晶落下,热化为雨滴。

一定要有那朵“熟透”的积雨云

下午2点,陈国平抬头看了看天空,云的颜色越来越深、位置越来越低。他非常兴奋,一边拿起了电话,一边打开电脑里的雷达回波图。

陈国平说,除了市气象台通过卫星云图监测云团动向外,他们现场也要进行实时监测。

“茶陵有降雨条件。”得到市气象台的回复,陈国平说,通过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这朵云是否“成熟”了,颜色越深说明对流越强、水汽含量越足。最“成熟”的云,则用红色来表示。

“这里是17号人影作业点,一切准备就绪。”下午2点5分,陈国平拨打了空军某机场飞行管制室电话,申请空域作业。

“准备,发射!”随着陈国平一声令下,队员按动发射开关,4枚火箭弹升空。5分钟后,雨水大珠小珠落玉盘。

同一时刻,在攸县上云桥,攸县气象局局长、人工增雨的现场负责人李煜也发出了同样的指令。这个作业点已经是今年第2次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上一次,李煜和同事们为攸县带来了18.6毫米降雨。这次,他们发射的8枚火箭弹,为攸县北部带来了小到中雨,鸾山镇南源站点雨量达35.7毫米。



▲茶陵万樟园林作业点,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人工增雨准备工作。通讯员供图



▲茶陵通过人工增雨作业迎来了小到中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通讯员供图

市区没有等来合适的云团

但并不是每个点都能如愿以偿,就像昨天的市区。

下午2点,市气象局人影影响天气办公室主任李东国带着小分队,在朱亭镇砖桥村、古岳峰镇、龙潭镇三个作业点来回转,为了这场雨,他们已经准备了一周时间。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李东国眉头紧锁。

几个小时过去了,市区的云渐渐厚了,大家忍不住叫了起来:“来了!来了!”

见此,李东国让队员拉起警戒线,架起了装备。

“人工增雨是需要耐心的,如果等不到合适的云,就算发射火箭弹,雨也下不来。”李东国很有耐心,他的目标是一击即中。

又过了20分钟,条件还是不成熟,李东国叹了口气,用手擦了擦汗。

“中午到傍晚是人工增雨的最好时机,天气热,地面温度高,水汽蒸发多,易成云致雨。”李东国说。

一直等到昨晚7点太阳下山,李东国的小分队都没有等来合适的云团,只能收工。

“这次台风外围云系主要影响株洲南部,25日冷空气加持北部还有增雨条件。现在是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作业。”在上车的一刹那,已经满身湿透的李东国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天,眼中充满期待。

知多点

人工增雨不是“想下就下”

对如今的株洲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更让人渴望的了。

人工增雨的难度在哪里?李东国解释,人工增雨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比较大,最理想的天气是作业区上空有水汽含量较丰富的积状云,且云层较厚,云顶高度在6100米至12200米之间,地面有小于10公里/小时的微风。

如果一朵云里的水汽含量不够,雨就下不来。云团要达到一定的体积,云顶的高度、云内的温度、水汽含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副高在减弱过程中,容易生成云。这两天因为有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影响,副高将逐渐减弱。

另外,人工增雨之前还需要向空管部门进行申请。

“一般提前一天申请,作业前做确认申请。天空中有航道,如果申请通过,部队和民航的飞机就需要在固定的时间段内避开作业区域。”李东国说。

联话

对联中的“小说格”

——无暇居联话之十二

聂鑫森

小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塑造人物,塑造人物必须依靠故事、情节和细节。对联中就有赠人联和追思亡人的挽联,因文字有限,一般写法是从大处下笔,概写对方生平、美德、功业的某种特征,以及彼此的关系,属于一种“宏大的叙事”。如章士钊《赠徐悲鸿联》:“海内共知徐孺子;前身应是九方皋。”上联说徐悲鸿如东汉的南昌高士徐孺子,下联说徐悲鸿画马下笔如神助,是因他熟悉马,就像春秋时的九方皋。但也有作者从小说写法中吸取营养。遵循素材的真实性。勾勒出其人平生故事的轮廓,或选取精彩的情节与细节,让传主鲜活地再现。余秋端、杨星亮所著的《对联艺探》中,把这种写法称之为“小说格”。

左宗棠为清末的名臣,文韬武略皆为人称誉。光绪十年(1884年)辞世于福州。当时的邓廉元曾作《挽左宗棠联》,用的就是“小说格”:

幕府旌圻,书生侯伯,李廉军辅,疏进机枢,系内外安危三十年,魂魄长依天左右;湖湘中扇,网浙戈船,沙漠轮蹄,中原羽檄,扬朝廷威德五万里,名声远播海东西。

上联勾画出他三十年的戎马生涯:于新疆收复被侵略者占领的国土,以书生封赐恪靖侯,曾辅佐曾国藩指挥湘军,虽非贵族却执掌军机大权。而下联则选取左宗棠精彩的人生片段和战例,属于小说的情节与细节,是上联所述故事的具体佐证。特别是“湖湘中扇”,说的是左宗棠还是湖南一介布衣时,自称“今亮”——今日之诸葛亮,羽扇纶巾,心蓄雄心大志,其人的矜持、自信跃然纸上。上、下联塑造出了左宗棠这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是对联中有代表性的“小说格”。

黄毅原为清代书画家,曾在湖北任官,但淡泊仕途,称病辞官回乡以卖画为活。他的友人严问樵,有《赠黄毅原联》传世:

关心夜雨疏帘,费半盏寒灯,为来日谋朝萧夕韭;回首春风上苑,剩一支秃管,与诸君写近水遥山。联中的故事是“隐”写:“回首春风上苑”即辞别官场,“为来日谋朝萧夕韭”即以书画换取寻常饭菜。而雨夜作画,半盏油灯,一支秃笔,场景与细节却是黄毅原品格、心境的生动写照。

周瘦鹃,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也是一位著名园艺家、盆景家。抗战时居已成为沦陷区的上海,曾与鲁迅等人发表联合声明。闲时在家栽花侍草、培植盆景。书画篆刻家邓散木,曾赠他一联:

个中小寄闲情,待移来五岳精灵,供之几席;此处已非故国,且分取南冠涕泪,洒向花枝。

上联说周瘦鹃培植山水盆景;下联说他虽困在日军的占领区,如“南冠”囚徒,截取的是周瘦鹃人生中的一个片断,类似短篇小说的一个情节。而培植山水盆景,寄托的是重整祖国河山的渴望,“洒向花枝”,是感同身受的深重苦难,皆是具有表现力的细节。

“小说格”对联的特点,是重在写人,不是写景,是具象的呈现。而具象的呈现,尤重细节的选取与描述。

现代诗



其实还在下雨
风吹来,树下一片沙沙声
我也缩了缩脖子

白鹭就是在这时飞过的
不快不慢,和往常一样无声
但我觉得它更白了

仅仅是因为在雨后吗
初秋的雨,山河破碎
树木却变得挺拔

甚至我面前的这条小路
也如同一根刚刚松绑的绳子
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直

白鹭就是从这里飞过的
它飞过,不留下一点自己的白
它让天空成为留白

简单

天快黑了
不要碰那朵白花

让它也慢慢变黑
然后收集
更黑的虫声

如果天空不小心漏下星光
让它被淋湿
如果没有星光
可以用露水代替

天亮之前都不要碰它
天亮以后你可以折下它
其实你已经折下了它

上班之前
记得往那个空花瓶里加点水



桃花源 神农谷

叶新福

神农谷,以前叫桃源洞,或习惯或方言发音原因,当地人仍常念桃源洞。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季,分厂调来两台厂车,载着我们数十位职工去桃源洞休假。大伙儿兴致很高,满心憧憬与明兄来一场桃花源之约。

从市到县,一路颠簸一路摇晃近4个小时。一到桃源洞景区,山势迅速陡峭起来,楠木、南竹漫山遍野,峡谷幽深,飞短流长,密密匝匝的原始森林望不着际涯。砂石公路只能行驶一台车,还尽是上坡和急弯,两边的树、竹掩映着,不时有枝条划进车窗,司机再三叮嘱,坐稳扶好别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少了灰尘也少,透着林间草木气息的清新空气涤荡肺腑,顿觉神清气爽了许多。

意想中的桃花源——桃源洞,终于到了。珠帘瀑布据说是最好看的景点。迈入小游道,钻进遮天蔽日的密林,翻越苔藓肆长的藤蔓,上下左右婉转前行,耳畔隐隐传来闷闷的水声,侧身爬过一堆巨石的缝隙,哇哦!轰声如雷,耸天悬崖之上,一袭巨型水幕倾泻而下,似雪如练,直插深潭激起层层波浪,或撒作水雾弥漫山间,包裹着生灵万物……这里,被称为“亚洲第一氧吧”,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3万个之多,每个人都在敞开鼻腔使劲深呼吸。走近、走进,赤脚踏水、掬水敷脸,放肆地徜徉着享受着陶醉着……一架铁索桥连通山洞两岸,悬浮于水幕眼前。同事十来岁的女儿想上去走却又害怕,叔叔牵着方才慢慢来到摇晃的吊桥中央,仰脸扑面而来飞瀑之壮观,沐浴扬扬洒洒水雾之清凉,和着轰轰水鸣,她甜甜地放声高歌。看风景的人,自己也成了风景。我迅速按下快门定格这一刻,登在1999年6月23日的《株洲日报》“神农阁”副刊版上。

称作“桃源洞”,据说“桃”是因为此地盛野生樱桃,“源”即污水源,“洞”有两处,一在珠帘瀑布,洞口为瀑布所掩,其深莫测;二在焦石,传说此洞有几公里长,至今无人敢入。此行,没能品尝到野生樱桃,因设施与体力不力,也没能溯源污水或是探洞,当然,也没有影响亲密接触原始森林的兴致与体验。

后来因工作原因,我经常去桃源洞,写过一些报道,只是这里改称“神农谷”了。传说炎帝神农氏曾到此采药,留有神农脚印、洗药潭、捣药臼、藏药洞、晒药台等胜迹。我想,此番更有神农打“神农福地”文旅品牌的整体考量。不过,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名称沿用至今。

还记得2011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一行走进神农谷考察,我随行采访报道。珠帘瀑布前的铁索桥已不复存在,水潭边设置水泥墩和石头方便游客更亲水地往来两岸。肖扬登上瀑布左侧珠帘亭举杯品茗,观“飞流直下三千尺”,吸“亚洲第一氧吧”,享受负离子的提神与醒脑,兴致大好,称赞“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感叹“神农谷是个好地方”。

神农谷的发展越来越快,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尤其酷热暑期更是一房难求。一个黄桃飘香的季节,我又去了神农谷。走高路到河渡镇,然后是标线清晰的双车道沥青路直达神农谷核心景区,全程轮胎都不用沾泥。到民宿已是傍晚,晚霞将碧蓝的天空调成橘黄、暗红,绚丽多彩,酒店和民宿陆续亮起彩灯,照亮各地牌照的车、各种口音的人,居民区开始热闹起来了。村民种的高山黄桃一担担、一车车送来,个大味甜,散发着香气,售价也不贵,买了第二天就快递到长沙、株洲了,比自己带还要快。门前屋后是成片的桃林,早起的游客可以自己去树上摘,带着负氧离子露水的黄桃更加新鲜美味。

炎陵黄桃被称作炎陵人的“致富果”,全县有3.6万人种了9.6万亩,卖到全国甚至出口海外,这个“桃”醉天下的产业带动炎陵提前两年实现整体脱贫,稳定致富。村民收入增长了,民宿也改头换面,以前的泥土屋变为砖混房,屋顶由杉皮、瓦片换新琉璃瓦,还有的变身花园式小洋房。昔日朴素的农家院、农家房、农家饭已全面升级,酒店的标准、乡村的味道,一种久违感油然而生,或许这也是城里人趋之若鹜的牵挂。我在想,桃源洞的“桃”,也可解读为“黄桃”。

霞光漫过山尖,带走了暑气,青山绿水又回归本真,山顶山腰,鸟儿呼朋唤友归巢声此起彼伏,余音回荡,群山愈发清幽;虫儿在脚边草丛中窃窃私语,聊得正欢;溪水潺潺,青蛙、石蛙们欢快地唱和、跳跃……山风渐凉,返回屋里,啃一个香甜黄桃,捧一把清凉山泉洗脸,反而将思绪浇醒,昔日过往一幕幕浮现眼前,清澈而透亮,回忆着、品味着,却早已入了梦乡。

桃源洞花开花落,神农谷云卷云舒,似乎一切都变了,抑或又没变。

